

心法卷二



聖學心法卷二

君道

學問

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

而化。行胡孟切。邪似嗟切。○常言亦信。常行亦謹。誠德之至也。閑邪存誠。謂邪既閑則誠存矣。亦無

教亦保之意也。善世而不伐。謂不有其善。德博而化。則正己而物正矣。皆大人之事也。教音亦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幾音機。○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



先。故可與幾。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誠。此學之始終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問辨

脩德也。寬居仁行。居業也。並乾文言。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無不利也。坤爻辭。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君子主敬以直

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則其德盛矣。德不孤之謂也。坤文言。

蒙以養正。聖功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以正。乃作聖之功也。蒙彖傳。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

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大畜彖。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

六切。識音志。行胡孟切。○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大畜象傳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

之象。君子觀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升象傳。○長上聲。累魯狠切。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徒外切。○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

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兌象傳。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知去聲。樂音洛。○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

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不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

日新之謂盛德。而日新者。又無窮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

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發也。並繫辭

書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者人

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則謂之私。而難公。故危。道心則謂之公。而難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虞。

書大禹謨。○應去聲。易以鼓切。

仲虺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

用則小。虺許偉切。好去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商書仲虺之誥。

伊尹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括古活井切。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

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者。心之所止。此賢君之事。學而知之者也。

聲中去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迺。此吉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

謂譬如行遠。必自迺。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

脩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並商書太甲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無常者不

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

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

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也。商書咸有一德。行去聲。

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說音悅。求多聞者。資之

者。古先聖王之訓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

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謠所聞。甚言無此理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惟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數胡教切。務

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則其所脩如泉始達。源源乎其

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一

二計矣。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其

召公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孟行切

也。賈求位切。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猶言小節也。小節所損甚大。譬若為山。一簣之虧。是山未成也。

此人主常持未成之心。於既成之日。此見純亦不已之意。周書旅獒。

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通明之稱。言

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周書

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磋。七河切。切。以刀錐

錘。磨。以砂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

而益致其精也。蓋如切如磋者，言道學。謂講習討論之事。如琢如磨者，言自修。謂省察克治之功。衛風淇澳。○鋸居御切。推直追切。鑢良豫切。鏘他浪切。復扶又切。省息井切。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將。進。緝。績。熙。明也。言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又績

而明之。以至於光明也。周頌敬之篇

思無邪。思無邪者。誠也。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性情之正。學者誠能深

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魯頌駉篇

春秋左氏傳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盡心為民為忠。此君德之正大也。盡心待人為信。此君德之堅固也。謙遜卑讓。此君德之基本也。文公元年。○為民之為去聲

周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中。大中之理也。凡民皆受天地大中之理。以生。

即上天所賦之命也。則法也。聖人因天理之自然而為之節文。所以安定上天所賦之命。而使之勿失也。

成公十三年

鄭子駟曰。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誠信之道。言語之符瑞。為善之宗主

也。襄公九年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禁止之辭。儼。矜莊貌。禮

主於敬。人之坐思。貌必儼然也。安定辭者。審言語也。三者既盡。則可以安民矣。

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歲焉脩焉。息焉遊焉。歲。馬脩焉。則所習者

專而志不分。息。馬遊焉。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易以鼓切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論。能博

諭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

為君。易以豉切。長上聲。○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

然後能博論。謂循循善誘。不拘一塗也。長者一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也。言為君之道。皆自務學克之耳。

大戴禮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

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有

弗辟。易有弗從。唯義所在。彊去並上聲。辟音避。易以豉切。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

後人。孱鈕山切。○孱小貌。不務大也。行必先人。敏於行也。並曾子立事篇。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

神明自傳。聖心備矣。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

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勸學篇。跬犬蓋切。

論語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

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者。天

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

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者。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並學而篇。○從七容切。復扶又切。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切。○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君子飯之不去乎仁如此。覆如字。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切。唯上聲。名

而告之也。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

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夫子知其將有所得。是以呼

荒故切。應去聲。渾上聲。下同。當去聲。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

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

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曾子有見於此。而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

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要去聲。畔音佩。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

謂仁之方也已。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譬

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並雅也。篇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

况學者乎。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者心之所之。謂

所當行者是也。志乎此。則無他岐之惑矣。據者。執守

之意。德者。得其道於心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

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

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

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應去聲。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並述而篇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吟咏之間。感人易入。學者之

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易以豉切。好去聲。惡惡上去聲。下如字。筋音斤。骸音諧。更平聲。和去聲。滌亭歷切。穢烏廢切。滓祖似切。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

者當如是也。並泰伯篇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

簣求位切。覆芳服切。○簣土籠也。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方覆

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子罕篇

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

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

心之德也。蓋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全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

也。無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者已私也。勿

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程子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成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未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中應並去。聲操平聲。躁則到切。好去聲。易以鼓切。忤五故切。幾音機。行胡孟切。造七到切。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敬以持己。怨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以其效言也。

並類淵篇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以誠實。乃君子之

道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

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並衛靈公篇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

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

無所壅。則聽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畜。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蓋九思各

專其一也。
見形句切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探吐南切。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冉閔

之徒。蓋能之矣。並季氏篇。好惡並去聲。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然初

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君子學道則愛人。

言君子不可以不學。既學。方能用此道以愛人也。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

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絞古巧切。六言

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

壞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並陽貨篇。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

辨之事。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子張篇。

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者大人之

學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而自新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應去聲。去上聲。汚

音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以明

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毋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

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一切也。並經一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

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深之污，而自

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傳之二章。去上聲，滌，亭歷切，污，音烏，間

去聲。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仁，敬、孝、慈、信五者至善

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傳之三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並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切。誠，實也。意

者，心之所發也。毋，禁止之辭。自欺者，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言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

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

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必謹之於此。而審其幾焉。傳之六章。幾，音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

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絜

奚結切。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能盡乎此。所謂平天下之要道也。傳之十章。度達各切處上聲。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

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不可

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

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也。幾音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去

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道之體也。達道者。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離。去聲。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虞。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一章。○應去聲。

初切 謬靡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適言。隱惡而揚善。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好並去聲。與平聲。○舜之所

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適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

善者。則播而不匿。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此知之所

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第六章。○匿。昵力切。度。徒洛切。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好知並去聲。○此言未及

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切。○誠者。真實無妄。天道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人

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而德不能

皆實。故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渾上聲。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

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

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

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

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

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五者廢其一。非學也。然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勉行者也。勇之事也。愚必明者。擇善之功。柔必強者。固執之效也。第二十章。為知去聲。要平聲。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然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謂天命之在我者。無毫髮之不盡也。盡人物

之性。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第二十二章。處。上

去聲。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

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第二十六章。問。去聲。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焉。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

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言也。疑。聚也。成也。問。去聲。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之。

於天之正理也。溫時習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

體之細也。二者備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

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

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第二十七章。○奉方孔切。釐陵之切。處上聲。繆靡切。

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音扶。○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氣則充滿於身。而為

志之卒徒。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也。將去聲。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

所謂體之充者。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

事無所懼。此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夫音扶。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

間。塞。悉則切。○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

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問去聲。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猶言積善。襲。掩取也。言氣雖可

以配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于中。非由只行一事合義。便

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長。上聲。○正。預

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効。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也。

大舜有大馬。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

舍音捨樂音洛。○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强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強上聲。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

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

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孟公孫丑篇。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

路而不由。哀哉。舍音捨。○仁者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

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故曰安宅。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空也。由行

也。離去聲。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實也。不明乎善。謂不能即事以窮

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之所以為大人

者。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

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

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切。○深造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藉也。左

右。身之兩旁。逢。值。原。本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而自然得之於己也。自得於

己。則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

不值其所資之本也。處上聲。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並離婁篇。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萬章

音扶。夫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

求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可以上達矣。告子篇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

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

所從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極其心之全體

而無不盡者。必能窮夫理而無不知也。既知其

理。則其所從出者亦不外是矣。應去聲。夫音扶。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

違也。操平聲。舍音捨。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樂音洛。強上聲。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

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誠實也。反其身而所備之理

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其樂孰大於是。強。勉強也。

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有未誠者。凡事

當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分去

聲。惡好上二字。並去聲。幾音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

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

人之道大。學之必以其漸也。見音現。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矣。惡音烏。此言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

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

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形而無歉也。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

神。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

謂信人矣。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矣。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

不可加矣。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非人力所能為矣。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

測也。其惡之惡如字。餘去聲。復扶又切。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

心者。此學者所當深戒也。並盡心篇。

荀子曰。學不可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

水。此喻學之不已。則才過其本性也。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

則知明而行無過矣。礪音麗。省悉井切。知去聲。行胡孟切。木從繩則正直。金就礪

則成器。以喻君子能博學而日省察乎身。則所知者明。而所行者無過失矣。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也。

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紀綱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

是之謂道德之極。分去聲。夫音扶。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謂觸類而

長者。猶律條之比附也。並勸學篇。長上聲。

說苑曰。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

德也。建本篇。長上聲。

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均焉。貴德篇。

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

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樂音洛。號平聲。

曾子曰。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仁義。則忿爭

暴亂之辭遠。修文篇。易以鼓切。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處上聲。跋音企。

河間獻王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見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

德慧也。建本篇。夫音扶。

揚子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舍五經而適乎道者。未

矣。吾子篇。舍音捨。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

聖人乎。問神篇。操平聲。

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

心之用也。五百篇。渾上聲。

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

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則衆星之光為微。見聖人

之道大則知衆說之小為非至。聖人之道亦王者之事業。其來亦已久矣。學行篇。

漢董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

德日起而大有功。強上聲。知去聲。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並通鑑綱目。

諸葛亮曰。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

無以成學。蜀志。夫音扶。

唐太宗曰。弘風導俗。莫尚於文。敷教訓人。莫善於學。

質蘊吳竿。非筈羽不美。性懷辯慧。非積學不成。是以

建明堂。立辟雍。博覽百家。精研六藝。端拱而知天下。

無為而鑒古今。飛英聲。騰茂實。光於不朽者。其惟學

乎。並帝範。著古活切。

宋司馬光曰。君子從學。貴於博。求道貴於要。道之要在乎

治方寸之地而已。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

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詞也。在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

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自非

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扶夫音

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

順而日新矣。並文集。樂音洛。

曾鞏曰。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

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文集。當去聲。

王巖叟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

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

之勤。言行錄。造七到切。累魯。猥切。屏。破病切。好去聲。

范純仁曰。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

薄之說。無自而入。言行錄。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靜無而動

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

誠則無事矣。行胡孟切。塞悲則切。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

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

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幾音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神誠幾

曰聖人 幾音機 應去聲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

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並通書。德行。之行。胡孟切。

邵子曰。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乎心者也。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

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強上聲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

無所不通。去上聲

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

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

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

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夫音扶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

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並心學。樂音洛。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氏遺書

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

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

所謂知言是也。並近思錄

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至。剛則無所屈。

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塞悉則切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

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

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盛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惡去聲

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萬行之本。莫不在是。行胡孟切天地之常。以其心普照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外而順應。應去聲

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並性理羣書

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通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應去聲

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行胡孟切

所謂敬者。王一之謂。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性靜者可以為學。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靜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爾。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

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後至之。

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

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滓粗似切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

息則餒矣。胖步丹切 樂音洛

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並心學。腔驅羊切

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

盡仁。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性性惟能存神。物物惟能過化。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性者萬物之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為並去聲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

乃不蔽昧而明白。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

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為人之為去聲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

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並心學。易以鼓切。

呂大臨曰。治心之要。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

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大學衍義

范祖禹曰。人君當專精一意。勉強學問。日新德業。無時

逸豫。唐鑑。強上聲。

程瑀曰。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考治忽之迹。賢否之辨。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

言行錄

張浚曰。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

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朱子文集

胡安國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

為學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

以敬為持養之道。明善錄

范浚心箴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性理群書

胡寅曰。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

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為而然哉。誠以道無

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歉苦。草切

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

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也。並致堂管見。說音

悅

胡宏曰。心純則性定。而氣正。氣正則動而不差。知言

呂居仁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而自然貫穿。今

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而自然浹洽。童蒙訓。穿去聲

朱子曰。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必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夫音扶。瞭盧皎切。應

去聲數所武切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聖人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以為道。窮理盡性脩身

齊家。推以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不備。亦脩

吾身而已矣。離去聲

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存之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制之之謂也。誠使是說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

心猶鏡也。但無塵埃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並文

集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省息井切

人須掃去氣稟私欲。使胸次虛靈洞徹。吾之心即天

地之心。真西山讀書記

脩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

之娛。宮室觀游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少。失其正。便是

人欲。性理群書去上聲

唯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

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

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並近思續錄

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明善錄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

亦順。中庸註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

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

動靜弗違。表裏交正。監古銜切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並文集

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去上聲

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夫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若陽春之溫哉。夫音扶塞。悉則切。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所以中正而為聖人也。

性善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言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

天理大所以心亦大。只是合道理處便是天理。

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

天大無外。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人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渾上聲。

天下之理。都着一毫私意不得。

心無限量。與天地同其大。但為物欲之所間隔。則小

耳。問去聲。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則不費力。

省悉非切。

聖人亦未嘗無人心。其好惡皆與人同。各當其則是

所謂道心也。好惡當並去聲

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

欲肆而謂之人心。操平聲舍音捨

人心惟定則明。無欲則虛。

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四者闕一不可。

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

卑陋。心不小則狂妄。行胡孟切譎居月切

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

浩然之氣。人人有之。但不養則不浩然耳。

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

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爾人爲

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

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應去聲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不亂。亦自可與入道。况加學問

探討之功。豈易量耶。操平聲探吐南切易以鼓切

人心萬事之主。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

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

當之歸。別必列切當去聲

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采炫。不爲

利祿汨。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汨音骨
幾音機

記事當觀其理。不當泥其事。

泥去聲

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

君子貴乎存養。存之有素。則理不昧。養之有素。則物莫能奪。

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存其善也。

學者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

並心學

張敬夫曰。寡欲為養心之要。蓋心有所向。則為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存乎。寡欲則思慮澹。血氣平。其心虛以寧。而不存者寡矣。

敬則心之道存。

並心學

呂祖謙曰。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

欲求古人之心。必先盡吾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

操平聲

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

並心

學。長上聲。鏗式灼切。

陸子靜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真德秀曰。人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木亦得其所。

為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中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省息并切心得其職。則百度正。猶官得其人而庶事脩也。

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為師。以身心為主。未見其

有益也。並大學衍義

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讀書記樂音

洛

心學曰。敬者。該貫動靜。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事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此聖賢之學。徹

頭徹尾。無非敬也。應去聲

無事則靜。常省察。有事則動。亦省察。人欲而知省察。

必有以制之。天理而知省察。必有以存之。省息并切

心之體。萬殊之所以一本。心之用。一本之所以萬殊。

一實萬分。萬會于一。知此。然後可以論心學。

心學者。統性情。制形氣。厚彝倫。明理義。辨物我。合天人。通上下。亘古今。該動靜。貫顯微。始焉加明誠之功。終焉極神化之妙。及其至也。則動天地。感鬼神矣。

一心明萬理明。一心正萬理正。

為學當以一心應萬事。不可以一事撓吾心。心應乎

事者明。事撓乎心者亂。應並去聲

心本明。學則有以明其明。心本大。學則有以大其大。昏而不明者非本昏也。人自昏之也。小而非大者非本小也。人自小之也。

吾心既明。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吾心。吾心不明。此理散見於天地萬物。

天下無一定之事。而人不可無一定之心。定則明。明則公。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聖賢之心。萬古如一日。聖賢之學。萬人同一心。

心不可以一體拘也。能小能大。小則不盈方寸。大則參為三才也。能靜能動。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也。能近能遠。近則不外乎一身。遠則達乎四海也。能虛能實。虛則理無不容。實則邪不能入也。

人君欲明正學。必先知俗學異學之非。心學實。異學

虛心學大異學小。

仁義禮智理也。而心實主之。視聽言動氣也。而心實制之。

無一理而非心。明衆理者。心之體以立。無一事而非

心。應萬事者。心之用以行。

應去聲

心學可以立事功。事本乎心。心統乎事也。心學可以明治道。治本乎道。道本乎心也。

正大之心。自內而發。在我本有。邪僻之心。由外而入。在我本無。

君子之心敬而已。敬則心存。小人之心妄而已。妄則

心亡。存斯存矣。亡斯亡矣。可不慎乎。

心一而已。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別。曰。人曰道。非二心也。人心循乎理。即道心也。人心徇乎欲。則去道遠矣。

心果有二乎。

別必列切

人莫先於事心。能事心。則知所以事其親。能事親。則知所以事其君。

人心收之則近。放之則遠。措之則小。克之則大。反求

諸已而已。

精古
祿切

凡人初生。與聖賢之心無不同也。物交物引。於是不同矣。然則將何以同其同。曰。一在其中。純乎天理之

公。

大哉心乎。天地萬物備矣。世儒言心而不知其大。未有見心之全體者也。

理義明則厚人倫。美教化。風俗正矣。理義者天以賦之於人。而人受之於天。人人所同有也。明則治。不明則亂。豈可有一事之不合乎理義也哉。

人須是識其真心。方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惻隱。怵惕乃真心也。惻隱之心。時常發見。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有時發見。而不可遏矣。

怵尺律切。惕徒歷切。見形句切。惡去聲。

通天地一理。順之則吉。違之則凶。統之者則此心

也。

心之神明。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無時不然。無處不有。前無始而後無終。前無古而後無今。所謂無爲而無不爲。無在而無不在者也。

人心之妙神而已。神明者明。神昏者昏。神亡者亡。神存者存。故養身莫先於養心。養心莫先於養神。

易有太極。又曰心爲太極。心即易也。易即心也。易卦元亨利貞。即吾心之仁義禮智。易者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

書者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

心法盡在其中。

陶餘招切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心言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亦以心言也。

春秋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所以遏人欲於

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聖人經世之書也。

橫去聲

中庸。心學之精微。大學。心學之次第。論語。則堯舜孔顏之心法無不在焉。孟子則千變萬化皆說從心上來。此聖賢傳授之正學。皆不外乎心也。

古者列聖相傳。言雖非一。而理則未嘗不同。堯舜禹之授受。曰允執厥中。曰惟精惟一。此萬世帝王

之心法也。若湯之建中于民。武王之皇建其有極。

孔子之一以貫之。子思之言中和。孟子之言仁義。

又豈外乎精一執中之旨哉。下逮濂洛關閩諸子。

皆倡明道學。而究夫性命道德之原。探賾抉蘊。以

續不傳之緒於千載之下。亦莫非明乎前聖之心

法也。至若荀揚賈董韓歐諸儒。其析經辨理。立言

著論。有裨於名教者。今悉取其要語。類而集之。居

君師之位者。當上承列聖之所傳。下取諸儒之論

以暢明之。研極其精微。而融會于一理。首之於躬

行心得。而本於脩身。然後推之于家。于國。于天下。

則治平之效。可以臻之於二帝三王之盛矣。

敬天

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吳下老切。義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日陽精。月陰精。星二十八宿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日月會次之名。人時謂耕穫之候。此言聖人奉天時而勤民事。主於敬而不敢忽也。虞書。宿音秀。

仲虺之誥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永保其天命矣。商書。

武王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也。周書泰誓中。女音汝。貳疑也。大雅大明篇。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以世切。憲憲。欣欣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也。沓託合切。

天之方虐。無然譁譁。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並大雅板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兹。

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監臨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周頌。

漢王嘉曰。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

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通鑑綱目。行胡孟切。應去聲。

宋富弼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

無幾矣。言行錄

司馬光曰。天雖至高。視聽甚邇。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

吉逆凶。應若影響。文集。應去聲。

朱子曰。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

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文集。行胡孟切。舍音捨。當去。

聲黜尺律切

湯漢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本傳

真德秀曰。人君為天所子。其事天如事親。然親之容色

少有不懌。人子當痛自咎責。敢有輕忽傲慢之意耶。

懌音亦

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曠逸之時。天

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失常。當知警言也。

帝王所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

天之明命。至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隔。聖人

視之。瞭然心目之間。故常常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

惟恐己之所為。少拂天意。並大學衍義。瞭盧皎切。間斷之間去聲。

心學曰。人君之心。莫重於敬天。朝夕脩省。未嘗少間。非

遇災變始知警懼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人君所有之境土。即天所與之境土也。非有敬天之

實未易保矣。省息井切。問去聲。易以鼓切。

人君存心以事天。宜近求。不宜遠求。遠求者求之於

外也。近求者求之於內也。

法天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天行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

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乾象傳。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始。即元也。終。謂貞也。聖人

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來此六陽以行天道也。乾象傳。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遏。於葛切。火

在天上。所照者廣。故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勞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絕眾

惡。揚明善類。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大有象傳。擊許刃切。孽魚列切。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矣。忒。或惕德切。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而不差忒。聖人體其妙用。設為教令。而天下服矣。觀象傳。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下雷行。震動

發生萬物。先王法此。養育人民。以至昆虫草木。使各得其宜也。無妄象傳。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姤。古豆切。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為君后

者。觀其周遍之象。以施命令。周誥四方也。姤象傳。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應。去聲。

天地陰陽推遷變易而成四時。湯武之王。上順天道。下應人心。此革之至大也。革象傳。王去聲。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之也。君子以折獄致刑。

者。取其照察之象。以照其情實。取其威斷之象。以威其姦惡也。豐象傳。斷都玩切。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

矣。易以效切。易簡乾坤之德也。人能體之。則與天地參矣。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變化而無為。聖

人取法乎乾坤故亦效無為之治也。並繫辭。

書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說音悅。言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

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出於公可也。尚書說命。

禮記孔子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言聖人作為典則而以天地為本。則

於事物之理皆可舉而行之。禮運。

說苑劉向曰。聖人所因。上法於天。業法

漢董仲舒曰。天者羣物之祖。故遍覆包涵而無所殊。聖人

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通鑑綱目。漢書董仲舒曰。

唐陳子昂曰。聖人法天。天亦助聖。通鑑綱目。

宋胡寅曰。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致堂管見。

好大

胡宏曰。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知

石子重曰。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

不可有一毫之私。朱子文集。

心學曰。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也。心在則天在矣。

天之心。至正至大。而無私者也。人君奉行天道。其心一出於正大。而無私。上下無有不正。而天下定矣。天者。心之所從出。心者。人之所以為人。心學既明。則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矣。人君奉天以治人者也。不知心學。可乎。人君之心與天一。然後能事天。

祀神

易曰。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假更白切。萃聚也。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蓋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然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故用大牲吉。大牲

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萃彖傳。聖人身以享上帝。則聖人亨。亨。同。鼎之為器。極其用之大。積而已。故曰。亨。鼎彖傳。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禴。羊畧切。謂

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其福。既濟爻辭。

書舜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音。因。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類于上帝。其禮依郊祀為之也。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埋少牢於泰昭。

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崇。祭星也。雩。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少去聲。相近音。禳。祈禱音。泳。舜曰。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叙次百神之官。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慾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並虞書舜典。汚音烏。

益曰。至誠感神。

誠音咸。誠感物曰誠。言推極至誠之道。則神明感格矣。虞書大禹謨。

傳說。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

難。說音悅。黷。徒谷切。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書說命。

詩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禴。羊畧切。吉。言誦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禴。秋潔饌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禴。冬曰烝。公。先公。后稷以下。先王。太王以下也。小雅天保。誦將侯切。

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也。言文王順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也。大雅思齊篇。

春秋左氏傳。周劉康公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

戎有受脰。神之大事也。

膳音煩。脰音軫。切。凡國家祭肉也。宗廟之祭。則有執膳之禮。脰。亦肉也。兵戎之祭。則有受脰之禮。此二祭者。交神之大事也。成公

十三年

禮記曲禮曰。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

不欲人褻之也。

非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非其祭。謂妄祭。神不享之也。

子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禮

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瀆音讀。五祀。司命也。中雷也。門也。行也。厲也。視。視其牲器之

數。在其地者。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雷力救切。

禮器曰。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

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祀地。因名山升中于

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先王重於祭饗。故必選擇有道德之人以執其事。又從而

誓戒之。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於方岳。燔柴祭天。告成功也。吉土者。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

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燔音煩。

祭法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夫音扶。菑。同捍。侯幹切。

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

怠則忘。數所各切。

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

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

聲。僂。優於蓋切。見如字。還。旬綠切。愾。許意切。入室。入

位也。周還。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愾然。太息之音也。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

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乞

約切。此言無一毫之不致其極也。禮有常經。不可
以私意爲隆殺。故曰不過失焉。而進退之間。其敬心
所存。如親聆父母
之命也。殺所賣切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

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

及愛然。其莫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

然。齊側皆切。誦。渠勿切。愛者。愛其親也。懼不及愛
者。懼愛親之心有所未至也。語者。親之語也。語而
未之然。如親欲有
所語而未發也。

祭統曰。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

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怵。尺律切。祭非物

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故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
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
而形於物
者。君子也。

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

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

孝子之心也。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
此。禮者。道乎此。樂者。安乎此。時者。參乎

此而已。不求其爲
者。無求福之心也。

天子躬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

服。共。居中切。齊。津私切。
盛。時征切。純。音緇。

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齊之致齊側皆切餘如字

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

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

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齊並側皆切齊之齊如字

孝經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郊園丘也。明堂天子

布政之宮也。上帝五帝也。助祭者四海之內。六服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也。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致敬不敢忘其親也。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有是之謂著也。

並傳三章

論語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諂丑琰切。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為政篇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此孔子

祭祀之誠意也。

吾不與祭如不祭。與音預。言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致其如在之誠。則雖已祭。而此

心缺然。如未嘗祭也。並八佾篇

中庸子曰。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裳衣。先祖之遺衣服。時食。四時之食

也。適音的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

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

天。社。祭地。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也。嘗。秋祭也。示。與視同。示諸掌。言易見也。並十九章。○易以鼓切。

家語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郊祭者。報

其本。反其初。故祭祖以合上天同祀。上天垂日月星辰之象。聖人因而發之。乃昭明上天之道也。郊問篇

說苑內史過曰。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

辨物篇。○過古禾切。

漢書曰。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

祀。郊祀志

魏志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

流化也。行胡孟切

宋歐陽脩曰。嚴其宗廟。饗必及其時。盡其誠心。祭則受其

福。文集

程子曰。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易傳

范祖禹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論語註

法祖

書伊尹告太甲曰。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洋大

孔。甚也。言其謀謨大明。不可忽也。商書伊訓

率乃祖攸行。率。循也。率乃祖者。所以致用。蓋勉太甲盡敬以法先王也。

視乃烈祖。無時豫怠。言太甲當勉於其德。視先王成湯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

也。情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

茲哉。言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乎此。伊尹欲太甲與湯

之治同道也。並商書太甲。○幾音機。

傳說。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說音悅。○憲

先王成法。子孫之所當守也。商書說命。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于筆切。○聿發語辭。言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載事儀象。刑法孚信

也。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並大雅文王篇。○度徒各切。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於音烏。祜

昭茲。承上文昭哉而言。哉。茲古通用。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繩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大雅下武篇。○荷去聲。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刑政也。大雅嘉樂篇。

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當大順文王之道。後

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周頌維天之命篇。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儀式。刑。皆法也。言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

也。周頌我將篇。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

繼序思不忘。於音烏。乎音呼。○此成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也。皇祖。文王也。言武王之孝。思

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也。皇王。兼指文武也。言我之所以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周頌閔予小

篇。朝音。

宋司馬光曰。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隨之以逸。

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陳許規切。讒鈕咸切。

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其人。府庫者。祖宗之

府庫。不可以賞非其功。法令者。祖宗之法。不可以

罰非其罪。慎之重之。益自儆戒。如是則為無不成。求

無不給。並文。集。

蘇軾曰。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千八百年。夫豈惟民

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子孫孫。得其祖宗之

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文集。夫音扶。

胡寅曰。夫初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

序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通鑑綱目。夫音扶。初楚浪切。遺去聲。

謹好惡

書召公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遊觀。為無。

益。奇巧為異物。周書旅獒。

禮記樂記曰。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好惡並去聲。別必列切。

為人君者。謹其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

之。則民從之。好惡並去聲。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感人。故人君不可不謹好惡也。易

以鼓切。

聖學心法卷三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刑

不試而民咸服。

好惡並去聲。下惡如字。○緇衣。鄭國風。美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

王之詩。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好。賁如。緇衣之為。則人知上之真好賁矣。巷。宮內道名。伯。長也。即寺人也。惡。惡如巷伯之深。則民知上之誠惡惡矣。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寺。時吏切。朝音潮。長上聲。

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

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好惡並去聲。

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

矣。好惡並去聲。○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則上下無

可疑者。並緇衣。

論語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並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

好惡當於理。所謂得其公正是也。里仁篇。○當去聲。

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

於私矣。衛靈公篇。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

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驕樂。宴樂之樂。音洛。餘並五教。

切。佚音逸。○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相反也。君子之於好。樂可不慎哉。季氏篇。○惡好並去聲。

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好惡並去聲。○言能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

身。好惡並去聲。苗災同。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並

傳十章。惡惡下如字。

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滕文公篇。好去聲。

說苑。孔子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

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亦不能甚。君道篇。惡惡上去聲。下如字。好去聲。

蜀主昶曰。毀譽者愛憎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綱目

唐陸贄對德宗曰。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

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

有也。奏議。惡去聲。去上聲。

宋富弼曰。待群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蘇軾

文集。舍音捨。

邵子曰。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皇極經世書。好去聲。

司馬光曰。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文集。好惡並去聲。

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

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

道亦思過半矣。並心學。夫音扶。易以鼓切。惡去聲。

范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

讒賊之所入也。唐鑑。好去聲。

蘇頌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

矣。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

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

則桑羊皇鑄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好順從。則張

禹孔光之徒出。而民蔽於誇大矣。言行錄。好斂並去聲。鑄伯各切。掊切。

蒲侯切。

胡宏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

是。而天理人欲可知。胡子知言。好惡並去聲。

朱子曰。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矣。文集。好惡當並去聲。

呂祖謙曰。人情有所愛。則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忌。不

蔽。不忌。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之至公者

能之。

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並博議。

心學曰。人君心無常喜。亦無常怒。喜其所當喜。怒其所

當怒。正矣。常有之者。非也。喜怒在事。已何與焉。隨物

應之而已。與音預。應去聲。

勤勵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乾竭然切。惕他歷切。厲力世切。咎其九切。

○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無咎。乾九五爻辭。○處上聲

書舜曰。克勤于邦。也。克勤。謂勤於王事。虞書大禹謨。

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者。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

丕。大也。顯。亦明也。言先王成湯於昧爽之時。洗濯潔。雲。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商書太甲上。○深。

子皓切

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慮。胡。何也。弗。慮。何得。謹。

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商書。

太甲下

召公曰。夙夜罔或不勤。或。猶言萬一也。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勤德矣。此。

即勤德功夫。周書旅獒。

周公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此言。

之勤也。昃。日昃也。自朝至於日之中。自中至於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

所也。朕徒結切。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供。音恭。○遊。田。國有常制。

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歛也。橫歛。去聲。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滛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

惟正之供。供。音恭。○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滛。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於觀。

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而已。並周書無逸。

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起。邊。他。塵。切。○章。表。戒。備。戎。兵。作。

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泗。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大。雅。抑。篇。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武。王。持。其。言。競。強。也。言。

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周。頌。執。競。篇。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應。當。也。敷。當。

布。時。是。也。繹。尋。繹。也。繹。思。尋。繹。而。思。念。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齊。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也。周。頌。齊。篇。

春秋左氏傳。晉卻成子曰。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

勤有繼。卻。乞。逆。切。○言。非。德。足。以。服。人。則。莫。如。勤。以。求。之。非。勤。則。何。以。求。人。能。勤。力。則。有。功。繼。之。

矣。宣。公。十。一。年。

晉陶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王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並。通。

鑑。綱。目。○胼。蒲。眠。切。胝。旨。而。切。旰。古。幹。切。

唐韓愈曰。業精于勤。荒于嬉。文。集。

宋蘇軾曰。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

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

天下者大器也。又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

而已矣。文。集。○夫。音。扶。歲。都。故。切。

胡寅曰。事在勉強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

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意不如是。少思而克之。曰

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為之。斯善矣。致堂管見。強上聲。

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

論語

胡宏曰。人生在勤。勤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胡子知言。

蘇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

理也。言行錄。盡都故切。

真德秀曰。勤者怠之反也。人主能謹而不慢。能勤而不

怠。其事畢矣。大學衍義。

戒謹

易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陰爻之名。此爻陰生於下。其端甚微。聖人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

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坤爻辭。猶長上聲。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下之事。未有

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坤文言。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上水下。其行相違。訟之由也。君子

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作事。必謀其始。則訟端絕矣。訟象傳。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惡好並去聲。

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增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佑之。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巽。人能謙巽。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彖傳。○處上聲。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懲直升切。忿芳粉切。窒瓊果切。○山下有

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象以損於己。故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損象傳。○

塞悉側切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洊在甸切。省悉井切。○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洊

雷。雷重仍則威益盛。君子觀象以恐懼自修其身。思省其過而改之也。震象傳。重平聲。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

濟。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既濟象傳。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

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

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可不慎乎。應行並去。聲見音現。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

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幾音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去上聲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

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是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並繫

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

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矣。易以鼓切。慝。惕。德。切。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惠。順。也。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

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應。於。形。聲。也。應。去。聲。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

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

來王。樂音洛。去上聲。弗音弗。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密。也。虞。度。罔。勿。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

之時。法。度。易。至。於。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於。縱。恣。故。戒。其。遊。淫。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戒。去。邪。不。能。

米。斷。謂。之。疑。謀。罔。為。也。有。所。闕。為。俟。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百。慮。也。惟。熙。則。方。寸。之。間。

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如。是。而。朝。夕。戒。懼。無。怠。於。

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也。虞。度。遠。各。切。易。以。鼓。切。罔。去。聲。斷。都。玩。切。復。扶。又。切。

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

與守邦。欽哉。慎乃在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惟口出好興戎。好。如。字。○。眾。非。君。則。何。以。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可。願。猶。益。

子。所。謂。可。欲。也。凡。可。願。可。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

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矣。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

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並虞書大禹謨。幾音機。復扶又切。

皐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音機。

教。謂上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成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一日二日。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言其幾事之至多。是豈可一日而縱欲者乎。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內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威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哉。並虞書皐陶謨。惡好並去聲。聞去聲。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

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

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幾音機。照叶許里切。省息井切。賡居

行切。賡。取米切。惰。徒果切。隳。許規切。泰。八音惰。庸也。歌。詩歌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皐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兩言欽哉。言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賡。續也。皐陶續帝歌。言君明則臣良。而眾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頽。傾地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所以為不可及也歟。虞書益稷。

樂音洛數所各切
數音枝地音州切

五子之歌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見音現索音各切馭音同。君失人心則

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然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以喻其危懼之可畏也。為人上者柰何而不敬乎。皆音

仰幾音機。易以鼓切。

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

一於此未或不亡。甘如字又音剛。訓禹之訓。色荒。成廢靡也。禽荒耽遊田也。甘嗜皆

無厭也。峻高大也。字棟字也。雕繪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取滅亡也。並夏書。變半義切。耽都含切。厭

聲平

仲虺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國

者未之有也。商書。

伊尹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不常者去

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也。商書伊訓。應去聲。

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

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相去聲。夏都在

夏自周自君也。言夏之先王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

聖學心法卷三

五九

嗣王其以夏桀為戒哉。堯舜角切。

太甲曰。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逭。孽。魚列切。逭。胡玩切。○多欲。則興作。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也。隳。許規切。

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也。隳。許規切。

伊尹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

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

亂。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惟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明明之君。為能然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無輕民事。而思其難。無安君位。而思其危。故又欲其慎終于始。始

無安君位。而思其危。故又欲其慎終于始。始而不謹。而能慎其終者。寡矣。並尚書太甲。

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謀。時。土切。○謀。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

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

始。惟一。時乃日新。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之不純。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

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今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巳。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問。去聲。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之不同。至於取人為善。

則無貴賤之間。人君能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

則無貴賤之間。人君能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

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並商書咸有一德。○間去聲。

傳說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

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肯直又切笥相

○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必謹於在笥。戒其有所輕予。干戈必嚴於省躬。戒其有所輕動。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予音與。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

非喪去聲。○善當乎理也。時措之宜也。慮固欲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若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矣。然又無開寵幸。以納人之侮。無取過誤。而遂已之非也。並商書說命。○當去聲。聽許規切。

武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民所惡

者。天心誅之人。君當以民心而察天意也。周書泰誓。○惡去聲。

召公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喪去聲。○

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則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玩人。即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也。周書旅獒。○好去聲。

武王曰。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棗。救尾切。○

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其可忽哉。好惡並去聲。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是豈在明。不見也。與其寡怨。孰若無怨。怨不在小也。在於能順人所不順。勉人所不勉。則大小之怨俱無矣。並商書康誥。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

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相去聲。棐。敷尾切。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

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

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大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

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曰其敢崇飲乎。周書酒誥。見形句切。處上聲。

召公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

何不敬。言我周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柰何弗敬乎。蓋深言

不可不敬也。周書召誥。

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不可為之惡。其可不戒之哉。周書。

成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

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生。故居是位者。當

知所以恭。享是祿者。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常有實得於己。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

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並周書周官。

穆王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蹈音道。若。踏虎尾。畏其噬。若

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甚也。噬。時智切。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

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易以豉切。○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

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艱者。飢寒之艱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安也。易者。衣食之易也。並周書君牙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兢兢。居卿切。○戰戰。恐也。戰戰。戒也。如臨深淵。恐

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懼及其禍之詞也。小雅小旻篇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喪去聲。易以豉

切。○師。衆也。配。合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上帝。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雅文王篇。○省息井切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

使不挾四方。易以豉切。適音的。忱。市林切。挾。子燮切。○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

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周公戒成王之詩。言下有明明之德。則上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難忱而爲君之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適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大雅大明篇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言天生衆民。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

道自終。○自。道自終。○自。道自終。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玷。丁筆切。○此衛武公自警之詩。謂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

尚可磨。鑣使平。若言語一失。則不可救也。○鑣。良豫切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易以豉切。捫。音

門。○易。輕。捫。持。逝。去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爲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常常執持不

可放去也。為去聲。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相去聲。觀居候切。度徒洛切。射音亦。尚庶幾也。屋

漏室西北隅也。觀見也。格至度測矧况也。射厭也。言視爾獨居於室之時。當庶幾不愧於屋漏。然後可爾。

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

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並大雅抑篇。幾音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與文王之祭矣。則我其敢

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降鑿之意乎。周頌我將篇。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

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也。商頌殷武。

春秋左氏傳鄭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斃此意切。惡

身不義既多。必自斃。踏。隱公九年。踏步墨切。

魯申繻曰妖由人興也。人無譽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

妖興。妖新於切。勢許刃切。苟人無譽際之可乘。則妖不能興。棄其常道。則妖自興矣。莊公十四年。

齊陳敬仲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

於淫仁也。飲酒以成歡敬之禮。不敢繼以淫酒。是為合宜之義也。以其君成飲酒之禮。不敢納

君於淫酒。是為愛君之仁也。莊公二十二年。酒美典切。

周内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

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過古未切。國家將

亡。國家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

興之時必有聰明之神降以監察其君德之厚薄將
敗又有神降以觀其積惡之淺深故有得神而興亦
有以亡者其
可畏如此

號史罵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

壹者也依人而行為政皆順聽於民心將亡虐民而

聽於神壹者專壹於聰明正直而無二心也善則降
福惡則降禍神蓋依人善惡而行之也然則虐民而

聽於神其有不亡者
乎並莊公三十二年

齊管敬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豺音柴狼音郎厭平聲暱女乙
切酖直禁切○戎狄性貪如豺

狼不可得其厭足也諸夏中國也言中國有親近之
情不可棄而不救也酖鳥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
殺人言宴安之禍甚於酖
毒不可懷此也閔公元年

虞宮之竒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天神人鬼非實
親近乎人惟有

德者依撓之
也僖公五年

晉伯宗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

妖災生寒暑失節故反時為災羣物失性故反物為
妖善惡易位故民反德為禍亂亂則妖災並

生矣宣公
十五年

魯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言禍患福祿初無一
定之門然為善則召

福為惡則召禍
襄公二十三年

禮記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故大

人不倡游言紉敷勿切○言言出彌大也綸綬也如
宛轉繩紉引棺大索也大人王公之謂

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為人上者苟以游言
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

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行而行。胡孟切。餘如字。○可

言而不可行。過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其行。

行不敢高於言。言行相應也。並緇衣。○可。行過行弗行。並如字。餘胡孟切。應去聲。

大戴禮曾子曰。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

焉。見不善惟恐及已也。曾子立事篇。與音預。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

武王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

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

忘於富貴。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

與古緩切。溺音匿。惡音烏。忿音粉。壹音志。矛音謀。○

惡乎。於何也。忿者。危之道。杖危。故以危戒也。相忘於

富貴。言身杖相資。因失道相忘。乃嗜欲安樂之戒也。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少間之不忍。則為終身

羞。以君子於殺之中。禮恕存焉。並武王踐祚篇。○樂音洛。易以鼓切。

兵。傳五章。

論語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逆理則獲罪於天。而禍及之矣。

豈可禱而免乎。八佾篇。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人之所履。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

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衛靈公篇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少失照切。○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

李氏篇

大學曰。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以位言之。道。謂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也。傳之十章。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

家語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

其所以安存而急急。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却走而求

及前人也。鏡。可以照形。往古可以驗今。人君不求蹈

事。何異退走而欲追及前行之人也。

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

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樂音洛。伺相吏切。○雖處安樂。必警戒也。

悔。謂所悔之事。不可復行也。莫言何傷。其患又將無窮。莫言無害。其禍又將成大。莫言無所聞。知神明已

窺伺人矣。並觀周篇。○處上聲。復扶又切。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解。○覆。方六切。

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

上天之道。既成於物。復變於物。凡持盈至於久者。未之有也。六本篇。

忿數者獄之所以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數所各切。塞悉則切。

易以鼓切。忿怒不常。故獄訟生。不聽人諫。則思慮蔽。輕忽於事。則失禮教。不勤於事。則失其時。不能節用。則財必乏。自專。則事不成就。入官篇。

國語。越范蠡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而人君者。勢之最利者也。王伯篇。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

以亂則凶。為應並去聲。天自有常行之道。非愛堯而惡桀也。吉凶由人耳。惡去聲。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並天論。

說苑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士誦之。士稱之。君道。

枚乘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来。篇。稱如字。

劉向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正諫篇。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並敬慎篇。

夫智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權謀篇。

扶夫音

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戒於未成。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為聲。影不能倍曲為直。物必以其類。故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並叢談篇。百

行之行胡孟切

周公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

者廣。敬慎篇。行胡孟切。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指武篇。

好去聲

新序。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雜事篇。

揚子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

淫。行胡孟切。好去聲。威儀好尚也。修身篇。

漢章帝曰。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

之或興。則下有惡心。惡去聲。

素盞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王不乘危。不徼幸。

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

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

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並通。

鑑綱目。省息井切。

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

羣枉之門。讒賊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斷都玩切。

匡衡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

勇猛剛通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亡。必審己之

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大音泰。斷都玩切。湛沉同。

應去聲。

谷永曰。明於天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並通鑑綱目。

班伯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

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號平聲。諄荒胡切。

丁鴻曰。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

龔遂曰。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漸將廉切
竇武曰。瑞必生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

譙周曰。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並通鑑綱目處上聲

蜀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

德。可以服人。通鑑綱目

魏張茂曰。君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通鑑綱目

鮮上聲

唐太宗曰。人主好奇技淫聲。鷙鳥猛獸。遊幸無度。田獵不

時。如此。則徭役煩。徭役煩。則人力竭。人力竭。則農桑

廢。馬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珠玉珎玩。黼黻締

綌。如此。則賦歛重。賦歛重。則人才遺。人才遺。則飢寒

之患生焉。好去聲鷙音志徭音遙雕才聊切琢竹角切鏤郎豆切黼音甫黻敷勿切歛力驗切

欲悔。非於既往。惟慎禍於將來。

驕出於志。不節則志傾。慾生於心。不遏則喪身。喪去聲

崇善以廣德。則業泰身安。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

喪去聲

教令失度。則政有乖違。並帝範

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

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

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矣。售音授

成遲敗速者國也。夫易得難者位也。易以鼓切

治平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並通鑑綱目易以鼓切

極其驕奢。恣其嗜慾。人神憤怒。戒子通錄

唐書曰。地廣者非久安之術也。人勞者乃易亂之符也。易以鼓切

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音洛

魏徵曰。鑑形莫如止水。鑑敗莫如亡國。通鑑綱目

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

珎玩技巧。為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

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

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喪去聲醜直禁切殷上聲

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惰則思慎始而敬終。

並貞觀政要樂音洛

張蘊古曰。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

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

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珎

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

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貞觀

政要。樂音洛重平聲

陸贄曰。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

難而興邦。難去聲

天之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

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並通鑑綱目

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

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

莫若修近。而其遠自来。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而其

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

之所起也。奏議。夫音扶。膠音交。沸芳未切。行胡孟切。

宋富弼書。座屏曰。守口如鉞。防意如城。明善錄

歐陽脩曰。去患宜速。防禍在微。去上聲

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

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

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並文集應去聲

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

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杜其漸也。並通鑑綱目

司馬光曰。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

其令聞。永久無疆也。聞去聲

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

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弭莫禮切

為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為已過有一民失所以為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

豫防之。復扶又切

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

言之不如行之若言而不行徒使號令玩瀆傷威毀信不若不言之為愈也。並文

周子曰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

焉害也故君子慎動。通書

蘇洵曰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

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文集○累魯猥切去上聲

蘇軾曰天下之患非經營禍變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

可畏。文集

蘇轍曰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

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文集○夫音扶

邵子曰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

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也逆天理者禍患必至。並心學○強上聲

程子曰敬勝百邪。程氏遺書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近思

錄。樂音洛。樂詩。月切。孽魚列切。

范祖禹曰。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

有國家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巳。不恤百姓之勞。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

者。亡之道也。並通鑑綱目

王庶曰。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言行錄

胡安國曰。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

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

來必矣。應去聲

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應去聲

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

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並春秋傳

胡寅曰。天有常道。爲善者必佑。爲惡者必罰。

天人之際。精稜相湯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

動乎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乎上。所以然者。天人

一理。上下同流。故也。稜子。鷓切。見音現。

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

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

聖主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悔亦未嘗敢忘也。惟樂是務。則樂未畢而憂及之矣。樂音

洛

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祇栗恐懼。思所以平格。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之徒也。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爲文。或撫劍疾視以爲武。或闢土服遠以爲功。或耽佛好仙以爲高。雖污潔不齊。欲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欲勉行仁義而行之。

無本。其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志矣。

並通鑑綱目。伯音霸。好去聲。

李邦憲曰。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足者博聞。

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

可以改過。

並省心雜言

朱子曰。克己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

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傍。懍懍

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

省息井切。復扶又切。

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

並文集

張敬夫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文集

勇有小大。血氣之勇。勇之小者也。義理之勇。勇之大者也。以血氣為勇。其勇不出於血氣之內。勢力可勝也。利害可絀也。義理之勇。不以血氣。勢力無所加。利害無所絀者也。近思別錄。絀。曲勿切。

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義理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

失於聲音而為言之過。繆迷其四體而為動之過。各

於改過。遂為己之當然。豈不自誣罔其心乎。

使在內而每聞逆耳之規。在外每有窺窬之患。則戒

懼之心存。心存則國可為也。並心學。齋音俞。

呂祖謙曰。因人之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博議

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也。忽者禍之門也。

禹親盡克艱之道。德雖已克。而常見其不克。

畏者不敢之心也。殷先哲王持不敢之心。畏天。畏民。畏相。故御事亦不敢暇逸。不敢聚飲。內服外服。百姓里居。亦不敢酒於酒。不敢之心。發於先王方寸之間。

而風化所及使天下皆由不敢之心以行。並心學。相去聲。

陸子靜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言行。

錄

黃光大曰。不能容物則怨多。而恩少。不能忍事則譽寡。

而毀衆。積善錄。

真德秀曰。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知旨酒厚味為迷心之鴆毒。思所以却之。知淫聲美色為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

之。鴆直禁切。遠去聲。

天道難謀。理亂安危。相為倚伏。斯須敬畏之不存。則

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

並大學衍義。時壬切。幾音機。謀。

心學曰。心不可躁。躁則暴。心不可虐。虐則殘。心不可偏。

偏則徇。心不可怠。怠則弛。心不可淫。淫則荒。心不可

貪。貪則敗。心不可刻。刻則薄。心不可固。固則僻。心不

可鄙。鄙則陋。心不可放。放則流。

人之處事。心有不平。上則欺天。下則欺人矣。然則天也。人也不可欺也。徒自欺而已。

心之七情。惟怒最難制。若心有所主。不為血氣所使。

則雖怒而不怒矣。豈至妄發也哉。

目欲乎色。耳欲乎聲。口欲乎味。鼻欲乎臭。四肢欲乎
安佚。其所欲者各一而已。惟心則衆欲攻之。其爲害
也多矣。可不慎歟。

聖學心法卷二

